



红人堂·张存

再见，“二妹子”



陶玉玲在《柳堡的故事》里扮演“二妹子”。

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二十年前与她的一次相遇，心情至今难以平复。

那时，镇海炼化邀请一些老艺术家来演出。我好不容易搞到一张票，特意提前抵达剧院，还带上了新买的尼康D90相机，期盼能留下与偶像相遇的珍贵瞬间。

距离演出开场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，邻座的观众在窃窃私语：“听说这次有陶玉玲，就是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里扮演二妹子的那位艺术家。”

“陶玉玲”三个字传入耳畔，我瞬间无比兴奋，再也坐不住了——那可是我敬仰已久的偶像！我背上相机，匆匆离座，急切地走向后台，满心都是欢喜与期待，全然没有想过，若是遭到拒绝，会是怎样的尴尬境地。

我来到后台的休息室门口，怯怯地朝里张望，只见几位演员正坐着休息、聊天。我一眼就看到了陶玉玲，她正优雅地坐着，气质温婉，神态从容。

我鼓起勇气走到她面前，小声说道：“陶老师，我非常喜欢您扮演的角色，请问能和您合一张影吗？”

陶玉玲缓缓站起身，语气温和又亲切：“好啊，小伙子，你说在哪里拍，我都配合你。”

“那就在中间吧，这里光线亮些。”我连忙回应，随后请一位年轻的演员帮忙拍摄合影。

那天，她穿了一件大红的方领毛衣，肤色白皙，戴着一对珍珠耳环，更显端庄高贵；她的笑容温暖而明媚，眼角的皱纹也显得柔和。反观我，却因过度紧张而显得拘谨，笑容腼腆，可心里却满是得偿所愿的欢喜。

她在台边候场的时候，我并

2026年新年伊始，我刷到了陶玉玲逝世的消息——2026年1月15日，这位可敬可爱的老艺术家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2岁。我的心一下子被抽紧了，那种难受与不舍，难以用言语形容。



作者和陶玉玲的合影。

没有离开，静静站在一旁注视着她。只见她神情专注，低声反复背诵着台词，一遍又一遍，一丝不苟。

她深耕演艺事业一生，出演过无数经典作品，却依旧以最严谨、最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场演出，不曾有过半分懈怠。什么叫好演员，什么是老艺术家的高尚品格，我在这一瞬间，找到了最真切的答案。

陶玉玲在阵阵热烈的掌声中，缓缓走上舞台。她深情回忆起1959年国庆招待会上，周恩来总理接见她时说的话：“你的二妹子演得很好啊，不要骄傲。”这句话，她铭记了一辈子，时刻警醒自己谦逊前行、不忘初心。彼时已年过古稀的陶玉玲，说话依旧特别甜，话音未歇，台下掌声如雷，经久不息。

我翻出那张二十年前的合影，落泪了。“九九那个艳阳天哟，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。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，蚕豆花儿香哪麦苗儿鲜”。世上再无“二妹子”，唯留光影在人间。

记得当年的那场演出，还有《英雄儿女》中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先生，我们也合了影。如今，刘世龙先生已于2017年逝世，陶玉玲先生也悄然远行……但他们饰演的经典形象却始终挥之不去，依旧鲜活如初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。

可欣赏全文
扫描二维码

《大侠霍元甲》剧照。

红人堂·虞燕

永远的陈真

得知梁小龙先生去世的消息时，我正在参加一个文学沙龙，彼时，世界有一瞬间的静默，一段旋律混着滋滋的电流声，从记忆深处涌上来——“昏睡百年，国人渐已醒……”这首歌一起，脑海浮现的是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荧屏上雪花点比画面还密，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，鼻尖几乎要贴上那层玻璃。

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。周边的人搬了竹椅、板凳，围住一台电视机。屏幕里，《大侠霍元甲》正播得如火如荼。

我觉得霍元甲帅极了，一身白长衫，眉目清朗，儒雅、正派，打起迷踪拳来行云流水。陈真呢，不帅。衣服是深色的，短打，不如长衫飘逸，却利落得像一把随时要出鞘的匕首。脸好像一直绷着，紧抿的唇，拧着的眉，看人时眼神像钉子，硬邦邦地扎过来，没什么笑意。

霍元甲是光风霁月的白昼，他便是沉默坚硬的夜晚。他话少，行动却多。他的拳脚没有那么多花样，直来直往，虎虎生风，每一式都带着股要把地板踏裂的狠劲。他叫霍元甲“师父”，那一声里，有不言而喻的忠与义。

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记忆版图上，霍元甲是一座丰碑，端正、恢弘，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体面与尊严。但陈真不同，他是一把出鞘的、带着缺口的刀。他的魅力，恰恰在于那种“不完美”的棱角与灼人的温度。

他来自市井，背负着更深重的痛，他的武，不是飘逸的艺术，而是求存与复仇的利器。他的忠，不是对礼法的顺服，是滴水之恩以性命相报的江湖赤诚。他的所有

情感——爱、憎、忠、愤，都纯度极高，棱角分明，这份充满缺憾的、带有毁灭性美感的忠义，可能比完美的英雄形象更深入人心。

几十年光阴，电视从黑白到彩色，到超薄，到挂在墙上成一幅画。江湖夜雨，武侠世界里风流云散，梁小龙之后，银幕上出现过众多陈真，有的更英俊，有的武功更炫目，但那些都不是我们的“陈真”。倒不一定是后来的演员不够好，而是那个上世纪八十年代黑白荧屏上沉默的背影，已经像一个烙印，早就刻进了我们的DNA里。

“陈真”两字也早已超越了一个虚构的角色，成为一个时代的“情感符号”。他浓缩了改革开放初期，一个民族急于摆脱积弱形象的集体心声。我们在他身上投射的，不仅是对英雄的崇拜，更是对自身力量的期待与想象。

如今，梁小龙逝去，一个时代远去，但“陈真”永在，他会在无数人的记忆里一次次显影。

可欣赏全文
扫描二维码